

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……

少时，读山水小品文《与朱元思书》，惊艳之余，不禁掩卷遐思：是吴均刻意的文学渲染，还是世间真有如此奇异的秀山丽水？若有，那究竟该是怎样如诗如画的仙境？

彼时山高水远，交通不便，天下士子大多不能亲临富春江一窥胜境。或许吴均之后，八百年间，与我同样疑窦丛生者众。浑浑噩噩多年，直至《富春山居图》横空出世，世人方如大梦初醒。

完整的纸本水墨画《富春山居图》，纵33厘米，横636.9厘米，画面用墨淡雅从容，山水布局疏密得当，富春江一带连绵不绝的山川风景跃然纸上。明末清初画家邹之麟赞曰：“至若《富春山居图》，笔端变化鼓舞，又右军之兰亭也，圣而神矣。”邹之麟的盛赞，也暗合了明清两代画家的心声，《富春山居图》在他们心中，已然神圣之作。

黄公望始作《富春山居图》时，已年近耄耋，而此前一年，他为道友倪瓒《春林远岫小幅》作题时，还在感叹自己老眼昏花，手不应心。如此说来，富春江畔的苍山、碧水、云雾、烟霞、树林、房屋、小舟、沙渚、波影，早已蕴藏在胸，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机缘，方将这惊世杰作和盘托出，献给世人。

南宋度宗咸淳五年（1269），黄公望生于平江府（今苏州）常熟一陆姓人家，本名陆坚。七八岁时，父亲病亡，孤儿寡母难以为继，寓居常熟小山村的永嘉府（今温州）平阳县老人黄乐见其伶俐，愿收为嗣子。黄乐家境富裕，九十高龄得子，喜不自禁，过继当日，邻人且贺且叹曰：黄公望子久矣！于是陆坚改名黄公望，字子久。

黄公望自幼聪颖过人，儒家经典，诗词歌赋，无所不精。自古学而优则仕，不出意外，他定能顺利走上科举之路。

只是天不遂人愿，他十一岁那年（1279），南宋灭亡了。初，黄公望不以为意，自古王朝有兴衰，毕竟治理天下还得依靠人才。

新兴的元朝也重用人才，但却不是黄公望这种身份的人才。元贵族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：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。很不幸，黄公望的南人身份，让他有通天本事也不能直接为官。一定要做官，须从吏做起。做吏，也还得有

人引荐。

机会属于有准备之人。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，一心谋求仕途的黄公望经人推荐，诚惶诚恐拜见了浙西廉访使阎复、江浙参政使徐琰，并被二人相继用为书吏。

文书工作远不合黄公望的心意，百无聊赖之余，便与当地佛道书画界人士走在一起，粗浅掌握了书画、占卜算卦等技艺。大德二年（1298），黄公望祭母后身着道袍径入司衙，惹怒徐琰，被其当众怒斥，一身风骨的黄公望不堪其辱，辞职而去。

没了工作束缚，黄公望像一尾跃入江中的鱼，云游于玉山、娄东、长洲、吴江、松江等地，广交诗朋画友，书画功夫在此期间大有提升。

不羁的岁月并没有磨灭黄公望的抱负，他和所有江南士子一样，还在等待一个鱼跃龙门的机会。至大四年（1311），当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向他伸出橄榄枝时，他欣然应允，被任为府中书吏。

延祐元年（1314），张闾跟随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在南方“经理田粮”时，手段残暴，中饱私囊，闹出人命，引发农民起义。为平民愤，元仁宗将张闾逮捕下狱，黄公望因受牵连一同入狱。偏偏就在这年，“通达儒术”的元仁宗重新开科取士，这也是元代唯一一次科举。黄公望好友杨载高中进士，受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。造化弄人，狱中的黄公望得讯，喟然长叹，久久无语。

元祐三年（1316），朝廷查明黄公望与张闾并无太大关联，赦其无罪。当黄公望走出牢狱大门时，已年近五十。但他未死心，还想再做一次努力，通过杨载结识了松江知府汪从善，希望得其提携，但仰人鼻息却只换来一盆冷水。

半生蹉跎，一事无成，人情薄，官场险恶，他对仕途从此断绝念想。

回想当年云游时光，无拘无束，无忧无虑，且与白云为伴，暮与青山对饮，何其快哉！

黄公望就此活成了一道光，一道超凡脱俗、洞明世事的光。

50岁那年，黄公望拜赵孟頫为师，潜心学画。“松雪斋”是赵孟頫的书斋斋号，他自号“松雪斋中小学生”，足见虔诚之心。赵孟頫宋室贵胄出身，才气逼人，神采焕发，宛如神仙中人。师从赵孟頫，黄公望因而结识当时诸多的艺坛大师，比如高克恭、王蒙等等，大师们一起切磋、指

C

月光城 随笔

穿越时空的邂逅

程建华

点，黄公望积多年郁愤于心，一朝开悟，创作势头愈加惊人。

元代之前，文人画作也会题字，但皆藏在石缝树隙等处，生怕影响画面整体效果和布局。而元代的江南士子求官不得，处江湖之远，没了宫廷从严从实的束缚，山水画开始追求意象上的松弛与虚空，使这一时期的山水文人画达到了全新境界。

出于情感的宣泄与表达，赵孟頫作画时，爱将书法大大方方地融入画中，其后，黄公望自然而然将这一特点发扬光大，因而整个元代的山水画在强调笔墨方面变得尤其突出。

天历二年（1329），61岁的黄公望皈依全真教，号大痴道人（卑躬屈膝、热衷功名大半生，真是大痴之人），后来和他成为道友的，就有元四家之一的倪瓒。

长期浪迹山川湖海，黄公望渐渐对山河发生浓厚兴趣，他寓居虞山时，常观察山中朝暮变幻的奇丽景色，得之于心，运之于笔。隐居松江时，观察山水更是到了如痴如醉、废寝忘食的地步。“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、丛木深筱中坐，意态忽忽，人莫测其所为。又居泖中通海处，看激流轰浪，虽风雨骤至，水怪悲论，不顾。”（明·李日华《六砚斋笔记》）好个大痴，原来痴迷的却是山川河流。

晚年的黄公望往来于三吴之间，过着自在无忧的云游生活。“十年淞上筑仙头，猿鹤如童守大还。故旧尽骑箕尾去，渔樵常共云水闲……”（明·王逢《赠黄子久》）黄公望在松江居住的十来年间，与避居松江的杨维桢、曹知白、王蒙、倪瓒等名家诗画唱和、往来密切，后人称他“侠似燕赵剑客，达似晋宋酒徒”，在此期间，他的画作《听泉图轴》《层峦晓色图》《天池石壁图》《夏山图》《秋林烟霭图》《万里长江图》等等如激流飞瀑喷溅而出，绘画技艺也臻于化境。

至正七年（1347）年，黄公望归居富春山，师弟郑樗（无用）偕往，并向其索画，时年79岁的黄公望慨然应允，开始创作以富春江为题材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并非一鼓作气而成，黄公望创作此画历时久远，似乎只是凭着性情挥洒，不刻意，不为难。至正十年（1350），黄公望欲

往松江，临行，无用担心这幅画被旁人巧取豪夺，要求师兄在画上写下声明，证明他是该画主人。盛情难却，黄公望挥毫在未完成的画卷上写下题跋：“至正七年，仆归富春山居，无用师偕往。暇日于南楼写成此卷……阅三四载，未得完备……”

无用放下了心，黄公望却不急，“五日画一山，十日画一水”，只在“兴之所至”的心情下方才动笔，如此又过数年，《富春山居图》方才完成。至于何日完成，今无定论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画在六张纸上，接裱而成一幅长卷。黄公望从一座顶天立地的大山拉开序幕，山峰浑圆敦厚，锋芒收敛。随着山脉层次的变化，树木、土坡、房屋、江中小舟皆有层峦环抱、山野人家的萧瑟。其后，画面由密变舒，阔水细沙，风景灵动。中间部分反而笔墨最少，没有皴染，唯剩山水，唯见自然、本真。随之一片水沙，一段最长的深情留白，江中两只小舟悠然并行，舟中渔子，身影微小，如一颗尘埃。

后人评说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六个部分，暗喻着富春山的春夏秋冬，从大山的繁茂葱郁渐至秋水长天，最后繁华落尽，江水苍茫，万物肃静。其实这何尝又不是黄公望坎坷传奇的一生？他少有才学，青春勃发，忍辱负重只为有朝一日破茧成蝶，最终世事无常，希望破灭，本以为归隐山野青灯黄卷了此残生，却不经意在绘画技艺上取得了巨大成就。《富春山居图》画成不几年，黄公望即飘然仙去，似乎上天派他来这世间一遭，只是为了让他历尽坎坷，歇下身心，心无旁骛来完成这惊世之作。而八百多年前的吴均，亦因仕途不顺，郁郁于心，方才发出了“鸢飞冲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返”的感叹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被誉为山水画史上的第一代表作，它不仅让后人看到了高超的笔墨技巧，更让人领略了天人合一的绝妙境界。黄公望创作此画前，是否读过《与朱元思书》已无可考，但《富春山居图》无疑却是八百年后对《与朱元思书》深情的隔空呼应，这是两个仕途失意、最后超凡脱俗的文艺家的精神邂逅。而唯有内心有足够的淡泊、清醒、平和，才能描述、绘画出如此细腻动人的富春山水。